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四

藝四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震懿宗淮

宣宗長子好聲樂遊宴委政群僚復迎佛骨而曰生見之死無恨年三十六崩葬簡

陵在位十四年改咸通

藝四

一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人也姓盧氏頂骨圓聳其聲如鍾出家於井州童子寺受心印於百丈禪師結茅於南岳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云蒼天蒼天泉云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云會即便

會莫忉忉泉拂袖而出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師云般若以何為體趙州大笑而出師明日見趙州掃地問般若以何為體趙州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師後住浙江大慈山上堂示眾云山僧不解荅話只能識病又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問道者兼山素缺水師擬飛錫夜夢神人告之曰勿它之詰朝見二虎以爪跑地泉自涌出味甘如飴有僧自岳至乃曰童子泉涸矣移來在此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〇冊

故東坡題詩云亭亭石塔東岡上此老初
來百神仰虎移泉眼趣行脚龍作浪花供
撫掌至今遊人濯濯罷卧聽空堦環玦響
故知此老如此泉莫作人間去來想咸通
三年二月十五日不疾而逝壽八十三臘

五十四僖宗謚性空大師定慧之塔

策制署法師知玄爲悟達國師總教門事

晉明州德山宣鑑禪師劔南人姓周氏博貫
三藏嘗講金剛經時以周金剛名之俄慨
然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

機似一滴投於巨浸學與無學吾知之矣
乃盡棄其習謁龍潭信禪師問久嚮龍潭
及到來潭又不見龍亦不現信曰子親到
龍潭是夕師立侍更深信曰何不下去師
曰暗信點紙燭與師師接得信即吹滅師

教四

二

豁然大悟曰今後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
頭也即日便辭信語其徒曰可中有箇漢
牙如劔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
向孤峯上立吾道去在師居澧陽垂三十
年大初武陵太守薛延望翔德山精舍

延請居之大闡宗風上堂示衆云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心於事無事於心則虛而靈寂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

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猷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打云出去莫向這裏局如何是佛師云佛是西天老比丘雪峯問從上宗乘以何法示人師云我宗無語句

亦無一法與人至是將終謂衆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端坐而逝閱世八十有六臘六十有五時咸通六年十二月三日也敕謚見性大師具傳

報高

三

段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人姓邢氏叅黃蘗運禪師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聲未絕運便打如是三度致問三度被打遂辭下山運指往高安大愚處去師至大愚問黃蘗近日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二度

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有過無過愚云黃蘗恁麼老婆心更問有過無過師於是大悟云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愚獨住曰尿床鬼子適來問有過無過而今却道黃蘗佛法無多子汝見箇甚麼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托開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師由是再回黃蘗師資契會大機大用卓冠一時後還鄉徇趙人之請住子城南臨濟禪苑學徒奔湊師示衆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諸人面門

出入未證據者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下禪床搗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師問樂普云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唱阿那個親對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普便唱師乃打師問木口和上如何是露也白牛木口曰咩師曰啞木口曰老兄作麼生師曰遮畜生大覺到參師舉拂子大覺敷坐具師擲下拂子大覺收坐具入僧堂衆僧曰遮莫是和上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師

聞令喚新到僧大覺遂出師曰大衆道汝未參長老覺云不審便自歸衆麻谷到參敷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繫繩床一手收坐具一手搗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麻谷轉身擬坐繩床

萬壽

四

師拈拄杖打麻谷接却相捉入方丈師上堂云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蘗和上處三度喫棒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喫誰爲我下得手時有僧曰某甲下得手和上合喫多少師與拄杖其

僧擬接師便打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看取棚頭弄傀儡也牽全籍裏頭人師又曰夫

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唐咸通七年丙戌四月十日將示滅乃說傳法偈曰汭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如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偈畢坐逝

敕謚慧照大師塔曰澄靈

具如傳

字湖南長沙景岑禪師號招賢初住藤苑其
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嘗示衆曰我若
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我不
得已向女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

然

王

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
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
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女道
三世諸佛共十方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
光光未發時女諸人向什麼處委光求發

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有山河國土
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云長長出
不得又云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回出
不得僧云未審出箇什麼不得師云晝見
日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會師乃云妙高山

色青又青僧云如何是佛師云衆生色身
是僧云河沙諸佛體皆同如何有種種名
字師云從眼根返源名爲文殊耳根返源
名爲觀音從心返源名爲普賢文殊是佛
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悲普賢是佛

無爲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
真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
梵僧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
偈云碍處非牆壁通處勿虛空若人如是
解心色本來同問如何是佛性師偈云佛

性堂堂顯現住相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
我我面何殊佛面問如何是上上人行履
處師云如死人眼問上上人相見時如何
師云如死人手問善財無量劫來爲什麼
游普賢身中世界不遍師云女從無量劫

來還曾遊得徧不問如何是普賢身師云
含元殿裏更問長安問亡僧向什麼處去
師有偈云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生緣十方
真寂滅誰在復誰行師因臨濟示衆赤肉
團上有一無位真人乃有偈曰萬法一如

舊四

六

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菩
提三世如來同箇眼仰山問人人盡有這
箇事只是用不得師云恰是請女用伸云
作麼生用師乃踏倒仰山山曰直下似箇
大虫世因名岑大虫

洞山良价禪師示寂師曾稽人姓俞氏幼出家年二十一往嵩嶽受具者謁南泉值馬祖忌日設齋泉問衆曰今日設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無對師乃出對曰待有伴即來泉聞之讚曰此子雖後生却堪雕琢

師曰和上莫壓良鳥賤次謁馮山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未究其微馮曰我這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和上道馮曰父母所生口終不敢道曰還有與和上同時慕道者不馮曰此去石室相

連有雲岩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予之所重師到雲岩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岩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曰和上還聞不岩曰我若聞女即不得聞吾說法也曰若怎麼即良价不聞和上說法岩曰我說女

藝四

七

尚不聞何況無情說法耶師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始知遂辭雲岩問什麼處去曰雖離和上未卜所止岩曰早晚却來曰待和上有住處即來岩曰自此一

去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又問岩曰
和上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逸得師真如何
祇對岩曰但向伊道即這是師良久岩曰
承當這箇事大須細審師猶涉疑後因過
水觀影大悟前旨因有偈曰切忌從他覓

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
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
契如如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其後
盛化於高安之洞山嘗因雲岩忌日修齋
僧問和上見南泉發跡爲什麼與雲岩設

齋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亦不爲佛法只重
不爲我說破又僧問和上還肯先師也無
曰半肯半不肯曰爲什麼不全肯曰若全
肯即孤負先師也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
人方有語話分時有僧問如何是佛向上

人師曰非常師問僧世間何物最苦僧曰
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
事最苦師問僧名什麼曰某甲師曰阿那
箇是女主人公曰見祇對次師曰苦哉苦
哉今時人例皆如此只是認得驢前馬後

將爲自己佛法平沉此之是也客中辯主
尚未分明如何辯得主中主僧云如何是
主中主師云闇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即
是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道即
易相續也大難師將示寐謂衆曰吾有閑

語

八

名在誰爲吾除得衆皆無對有沙彌曰請
和上法號師曰吾閑名已謝問和上違和
還有不病者不曰有僧曰不病者還看和
上^殼上^殼不曰老僧看他有分曰和上爭得看他
師曰老僧看他時不見有病又曰離此殼

漏子向什麼處與吾相見衆無對遂剃髮
披衣令撞鐘湛然而寐時學徒千餘人號
慟移時師忽開眸曰夫出家人心不附物
是真修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乃召主事
僧令辨愚癡齋一中蓋責其徒戀情也至

七日食具方備師隨衆齋畢復謂衆曰僧
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誼動明日浴
罷端坐長往壽六十三臘四十二謚悟本
禪師塔曰寐覺

是歲五月帝幸安國寺賜國師知玄寶座

^萬高二丈材用沉香塗髹縷龍鳳葩^萬金細
之上施復座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
^推人高數丈磴道以陞前被綉裳錦襜玕麗
絕甚時宮中日齋萬僧帝自爲贊唄宰相
蕭倣諫以爲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躬

^藝

九

踐今筆梵言口梵音不若徵謬賞濫罰振
殃祈福况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懿
宗雖不納然嘉美其言玄姓陳氏世號陳
菩薩三學洞貫名蓋一時異跡尤多及僖
宗避巢賊幸成都遣御史郭遵賫璽書徵

赴行在帝素重其名引對大悅賜號悟達
國師留行宮久之辭歸九隴忽定中見菩
薩降其室摩玄頂演深妙音而慰安之言
訖即隱俄一珠入玄左股隆起楚甚上有
^科晁錯二字玄知夙債也即右脇安卧而逝

著述凡二十餘萬言行于世弟子僧徹徹
弟子覺暉俱有重名三世爲僧統或謂玄
前身蓋漢川三學山知鉉法師鉉在世嘗
講十地品感地變金色及終感病與玄絕
類

咸通十一年相國裴休薨休字公美孟州
人見時與兄弟偕隱書講經夜著書終年
不出戶有饋麻者諸生薦之休不食曰蔬
食猶不足今一啗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
累更內任嘗出刺洪州一日入龍興寺觀
壁畫歎曰容儀可觀高僧何在時有數僧
對不愜休曰此間莫有禪者麼僧云近一
僧至似禪者休命召乃黃檗運禪師時未
顯名休以前問扣之運高聲曰裴休休應
諾運曰在什麼處休豁然從此契入遂迎

入府第旦夕問法及移鎮死陵亦命與俱
由是深徹法源後與圭峯密禪師道緣尤
密大中時執政六年次歷諸鎮節度薨年
七十有四休能文章書楷道媚有體法爲
人醞籍操守嚴正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
真儒者居常不御酒肉著釋氏文數萬言
其圭峯禪源諸詮序曰禪師集禪源諸詮
世源爲禪藏而都序之休曰未嘗有也自如來
現世隨機立教菩薩間生隨病指藥故一
代時教開深淺之三門一直如心演性相

之別法馬龍二士皆弘調御之說而空性
異宗能秀二師俱傳達磨之心而頓漸殊
異稟天台專依三觀牛頭無有一法江西舉
體全真荷澤直指知見其他空有相破真
妄相攻反奪順取密指顯說故西域中夏

其宗實繁良以病有千源藥生多品投機
隨器不得一同雖俱爲證悟之門盡是正
真之道然諸宗門下通少局多故數十年
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爲門戶各自開張以
經論爲戈矛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

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
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
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峯禪師久
而歎曰予丁此時不可默矣於是以如來
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瓶罄釵釧

藝四

士

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舉
者皆順據會要而來者同趨尚恐學者之
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真妄之和
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同異
遮表之回互權實之淺深通局之是非莫

不提耳而告之指掌而示之頻呻以吼之
柔和以誘之乳而藥之恐性命之夭殤也
保而護之念水火之漂焚也揮而散之悲
聞諍之牢固也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
父不能保身後之子若吾師者捧佛日而

^註委曲回照疑瞋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
窮劫蒙益是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吾師爲
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
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滅後未嘗
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

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答曰
佛於法華經涅槃會上亦以融爲一味但
昧者不覺故涅槃經云迦葉菩薩曰諸佛
有露語而無密藏世尊讚歎曰如來之言
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

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
則外戶不閉而守在夷狄佛道備則諸法
總持而防在外魔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
間也嗚呼後學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
當取證於本法無取證於末習能如是則

可以報圭峯之劬勞德矣

於咸通十四年三月庚午詔兩街僧於鳳翔

法門寺迎佛骨於是以金銀爲剎珠玉爲

帳孔鷁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者倍之刻檀

爲簷柱陞城塗黃金每一剎數百人舉之

藝四

主

香輿前後係道綴玉瑟瑟幡蓋珠綵以爲
幢旌費不貲限以四月八日至京師綵觀
夾道天子御安福門樓迎拜引入內道場
三日後出京城諸寺詔賜兩街僧金帛京
師耆老及見元和事者悉厚賜所過鄉聚

皆裒土爲剎相望於途光景晝見京城高
貴相與集大衢作僧臺繖闕注水銀爲池
金玉爲樹集衆門羅像設考鼓鳴螺繼日
夜下詔曰朕以寡德續承洪業十有四年
頃值寇興王師未息朕憂動在位愛育生

靈遂尊崇釋教至重玄門迎請真身爲百
姓祈福今觀觀之衆隘塞路歧載念狴牢
寢興在慮嗟我黎人陷于刑辟况漸當暑
毒繫於縲紲京畿及天下諸州府見禁囚
遞減死一等明年四月詔送佛骨歸于鳳

翔都人者羞辭談皆嗚咽流涕

新史贊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頂露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槩之苦本無求於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

茲西

十三

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爲一條據之不疑培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爲奇以不可知爲神以物理之外爲畏以變化無方爲聖以

生而死死而復生回復償報歆艷其間爲幾或然以賤近貴遠爲喜韞譯差舛不可研詰華人之謫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相夸協而唱其風於是自天子

逮庶人皆震動而奉祀之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宗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興穰寇戎大作孟蘭肖祖宗像分供寺塔爲賤臣嘻笑至憲宗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實愈瀕死憲亦

弗克天年幸福而禍無乃左乎懿宗不君
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興哀無知之
燕場焉庇百解之哉以死自擔無有顧籍流
涕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
亦此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爲殉

嗚呼運移祚殫天告之矣懿宗不三月而殂
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

論曰甚矣宋景文公詆毀吾先師之厚
也屢欲直其辭而爲之解朝及得大顛
對退之之論李節贈疏言之叙凡予所

欲言者彼既言矣故不別論且憲懿二
宗誠爲崇奉太過至於高祖沙汰三教
詔下而位移武宗大滅釋氏未逾歲而
被禍此亦不得不懼也雖然真佛也者
聖凡之大本也體與太虛等徧用與衆

藝高

古尚

庶同功無爲而無所不爲無在而無所
不在然則心外見佛而過奉之者非正
見也昧乎大本而故毀之者即自毀也
景文斥其奉之之弊而匿其毀之之失
豈良史之謂哉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〇冊

畢僖宗儼懿第五子十一即位年二十七崩

葬靖陵改乾符

○是歲并州民生

○王濛賊

芝聚窟

采

○高駢破

○王仙芝作亂

是歲十一月兩日並出而闢

李改廣明

○田令孜率○單賊入長安國號

○李克用

平改中和

○拓拔思恭以兵赴難以

之權夏綏

節度使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峴亭人也姓廖氏九歲於潭州龍牙山出家依年受戒往江陵聽習經論該練三學遂參禪會勵力參承初住京口一夕道言策杖而至遇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師又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道吾乃笑師乃生疑問吾何笑吾曰和上一等出世未有師可往浙中華亭縣參船子和上去師曰訪得獲否道吾曰彼師上

蘇西

十五

無片瓦遮頭下無卓錫之地師遂易服直
朕直詣華亭會船子弘耀而至師資道契微朕
不留語見紅師比欲適世忘機尋以學者
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唐咸通十一年
庚寅海衆卜于夾山遽成院宇師上堂示

衆曰夫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
佛祖句爲人師範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
去他只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
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捨故云目前無
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

學此人未有眼目皆屬所依之法不得自
在本只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
萬里求善知識須有正眼永脫虛謬之見
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
人定得許女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

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
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女
偈曰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
理撥火覓浮漚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
上此間爲什麼言無師曰三年不食飯目

前無飢人曰既無飢人某甲爲什麼不悟
師曰只爲悟迷却闇黎師說頌曰明明無
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偽亦無
真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
嶂裏鳥嚙花落碧岩前師再闢玄樞迨于

五言

六

一紀唐中和元年辛丑十一月七日召主
事曰吾與衆僧話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
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女等善保護如
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至
于夜奄然而逝其月二十九日塔于本山

壽七十七臘五十七敕謚傳明大師塔曰
永濟

黃 紫 黑

八月巢所嘗同州防禦
使朱溫求降賜名全忠
四月李克用等與巢戰
于渭橋敗之復京師
七月李師悅追黃巢於狼
虎谷其甥林言斬巢首降

巨光啓三月帝歸于京師○

十二月壬寅帝
今收計王重榮

敗績帝奔于鳳翔沙陀之兵入于京師
亂大 劉誼焚蕩遂爲兵燒馬自是天下崩裂

是歲岩頭谿禪師示寂師泉州人姓柯氏
少落髮抵長安受具游講席習經律次與

雪峯欽山結伴優游禪苑初造臨濟值濟
迂化見仰山才入門提起坐具云和上仰
山擬取拂子舉之師曰不妨好手次見德
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什麼師吐
之山曰老僧罪過在什麼處師曰兩重公

蓋四

七

案便下參堂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脚
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闍黎什麼處學得
這箇虛頭來師曰全豁終不自謾山曰向
後不得辜負老僧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
^{樂所}日飯遲德山托鉢至法堂上峯驟飯巾次

見德山云這老漢鍾未鳴鼓未響托鉢向
什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師師云
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差待者喚師
至方丈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德
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師到僧堂前

撫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漢會末後句他後
天下人不柰何雖然如此也只得三年德
山果三年後迂化問古帆未掛時如何荅
後園驢喫草上堂謂衆曰吾嘗究涅槃經
見三段文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有僧禮

拜請益師曰經云吾教意如伊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劈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是第三段義時小岩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沙鉢裏滿盛油問如何是道師

曰破草鞋拋向湖裏著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噓聲嘗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其後中原盜起衆皆辟地判史師端居自如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餽遂刺刀焉師神色不動大叫一聲而終壽六

藝四

六

十有一後唐追謚清嚴大師有嗣法羅山能世其高風云

帝改文德三月帝崩

旨昭宗曄懿第七子爲君俊穎有興復志而外患已成內無賢佐雖有智勇而不能爲

年三十八為朱全忠等弑于御幄葬和陵

在位十六年改龍紀

歲改大順○此下隨所在十三處霸附唐末并五代

紀年雷氏曰

西秦茂貞 茂貞號秦鳳翔三七

吳行密 揚吳淮南四主四六

吳越鏐 錢杭吳越五主八四

燕守光 守光僭燕一十九年

楚殷 馬楚湖南五主五七

蜀建 王建前蜀二主三五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荆季興

季興荆南五主

閩審知

王閩福建五主五五

南漢隱

南漢隱廣五主六七

蜀知祥

知祥後蜀二主四一

南唐昇

李唐江南三主三九

藝

尤

殷延改

延改號殷建州三年

東漢旻

東漢崇原四主二八

西秦茂貞

字正臣本姓宋名文通深州博野人祖輝父端皆隸博野軍為小校廣明中破巢功大傳幸與

元賜姓李氏名茂貞明年天子歸幸與

封鳳翔節度進封龍西郡王自此系

養河西有山南十四州地據鳳翔二

第一九〇冊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〇冊

十七年同光
二年卒矣

是年仰山惠寂禪師示寂韶州懷化人也
姓葉氏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後二載
^{初權}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
劬勞遂依南華寺通禪師落髮未登具即

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叅潯山遂升
堂與祐問曰女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曰
有主曰在什麼處師從西過東立潯知是
異人便垂開示師問如何是真佛住處潯
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

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師於
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十有五載凡有言句
皆爲後世宗範一日師問潯山曰和上浮
漚識近來靈未潯山云我無來經五年也
仰曰若恁麼和上如今身前應普超三昧

頂潯山云未在仰曰性淨地浮漚尚寧然燈
身前何故未潯山云理則如是我未敢保
任仰曰如何是未敢保任潯山云女莫
口解脫女豈不聞安秀二師被則天試入
水始知有長人到這裏鐵佛也須汗出寂

子女大須修行莫終日口密及領衆住王
莽山一日禪床陷入地中地神告以此山
不任和上居止東南有大仰山乃人間福
地遂遷止仰山示衆曰女等諸人各自回
光返照莫記吾言女無始劫來背明報暗

藝四

子

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女
粗識如將黃葉止啼有什麼是處亦如人
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祇擬輕
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這裏是
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

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
請和上真金師云齧齧擬開口驢年亦未
會師云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
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况五百
七百衆耶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採

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
向女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已性
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
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
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在

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豈不見瀉山和上
道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
佛師因歸瀉山省覲祐問子既稱善知識
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
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惠寂

藝四

主

有驗處但見諸方僧來便豎起拂子問伊
諸方還說這箇不說又曰這箇且置諸方
老宿意作麼生祐嘆曰此是從上宗門爪
牙祐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
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惠寂有驗處

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云闍黎僧回首
師曰和上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祐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能散六斛鹽乳鄭
愚相公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
豎起拂子公云入之一字不要亦得師云

入之一字不爲相公師問雙峯師弟近日
見處如何對曰據某甲見處實無一法可
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雙峯曰某甲只如
此師兄如何師曰汝豈無能知無一法當
情者瀉山聞云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僧

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十悟得大總持此根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僧曰除此格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

得入也無師曰別有別無令女心不安汝是什麼處人曰幽州人曰女還思彼處不曰常思師曰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女反思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裏一切不見有師曰女解猶在境信位即

是人位即未是據女所解只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瀉山一日復問師曰女向後記得人不師曰若記只記見解瀉曰何以如此師曰西竺般若多羅識二千年事至時毫髮不移曹溪亦識身後有難及至

義高

云

亦無爽今時還得不瀉曰此是行通我是自宗通亦是學禪未問六通師曰某謂見解宗通語絕滲漏屬語密行解照用自辨清濁業屬意密某未齊曹溪與般若多羅不敢輒記瀉山深然之先是師預示偈曰

吾年七十七老去是今日任性自浮沉兩
手攀膝屈至是兩手抱膝而逝師之異迹
及垂識記具存本山實錄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四